

路在腳下

人生在線
林中洋

日前，兒子告訴我，說他又準備參加今年八月份的「超級征途」，我有些意外，卻不再擔心，因為我知道，他不僅有這個體力，更有這個心力。

去年六月，他頭一次報名參加這種長途野外徒步的時候，我的心裏分外忐忑，因為這是一場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走完一百公里的徒步，中間還有丘陵起伏，總落差一千米，當時兒子才剛滿十八歲，沒有任何野外徒步的經驗，作為父母，怎能不擔心！

我們以前沒聽說過什麼「超級征途(Megamarsch)」，上網一查才知道這是德國近幾年來才出現的有組織的集體野外徒步，有五十公里的，也有一百公里的，報名者必須年滿十八歲，上不封顶，兒子參加的這條路線屬於中德丘陵地帶，沿途每二十公里處設有一個供給站，給參加者提供簡單的食物與飲料，一路都有人巡視，不用擔心誰會在夜裏的山路上突然倒下而沒有人發現。

儘管知道了這些，兒子出發那天，我們還是說不出的緊張。他和一起參加徒步的兩個同學一道乘早上的火車到達出發地，下午兩點徒步開始，我們的心也跟着他一起踏上了征途。二十四小時一百公里，那就是平均一個小時四公里多一點，乍一聽好像也沒什麼，可是這條路線上什麼路況都有，最重要的是得一天一夜不停地

走。那天黃昏，兒子發來了他們在路上的相片，夕陽下的村莊田野，很是美好；然後就是天落黑後，他們戴着頭燈繼續前行，看上去仍然精神飽滿，再然後就沒消息了，我們一夜無眠，一直等到早上八點左右，兒子報告說他們還剩最後二十公里，我們先是鬆了一口氣，謝天謝地，他還活着，然後掐指一算，他們真的在時間範圍內到達終點的希望。

最後的幾個小時是實實在在的煎熬，兒子後來說，那最後的十公里，簡直就像沒有盡頭一樣，轉過一個彎，以為可以看見終點了，結果又是一段彷彿無邊無際的路，那種感覺很絕望，但是，他們最終堅持下來了。

去火車站接兒子的時候，他和他的同學都累得爛泥一樣，但是在回家的車上，兒子卻沒有睡覺，而是頭腦分外清醒地和我們分享了他的感受。他說，他在路上想了很多，覺得人的目標不能太大了，要設立比較小的目標才能走得更遠，比如他們在走到十公里的時候，他沒有對自己說：我們才走了十公里，還有九十里要走呢。而是：我們已經走了十公里了，這樣才會讓自己更有成就感、更有力量。還有，這場徒步沒有輸贏，走下來就是勝利，他們不需要戰勝別人，只需要戰勝自己。

聽到他的話，我模糊了雙眼，欣慰兒子十八，就能有這樣的境界，讓我欣慰又汗顏。人生的路艱辛漫長，我相信，他能走出自己的精彩。



▲超級征途(Megamarsch)是德國近年出現的長途野外徒步。 作者供圖

摘盡一階金鳳花

文化什錦
侯宇燕

曹雪芹祖父曹寅《棟亭集》中有一首《詠鳳仙》：「水浴新蟾透碧紗，略施鉛粉啖香茶。晚涼庭院真無事，摘盡一階金鳳花。」

恍然大悟，原來在江南，金鳳花就是鳳仙花，於是很多謎團都解開了。《紅樓夢》第三十五回，寶玉捱打後，以老祖宗為首的探視大軍走出怡紅院時，「忽見史湘雲，平兒，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」，這看似平常的淡淡一筆，卻從側面寫出湘雲真是個「不將兒女私情略放心上」的頑皮丫頭。那麼這些丫頭們掐鳳仙花是為了什麼呢？宋周密《癸辛雜識續集》云：「鳳仙花紅者用葉搗碎，入明礬少許在內。先洗淨指甲，然後以此敷甲上。用片綿纏定過夜。初染色淡，連染三五次，其色若胭脂，洗滌不去，可經旬。直到退甲方漸去了……」——是為了染紅指甲。

一九八七版電視劇《紅樓夢》裏上至小姐下到丫鬟，都染着紅指甲。尤其晴雯的紅指甲最打動人心，在生命即將結束時，她把自己的紅指甲留給了寶玉。寶玉剛搬入大觀園時，曾意氣風發地作詩：「抱衾婢至舒金鳳」——這個「奴婢」，極可能就是指晴雯。

曹寅為什麼叫鳳仙花為金鳳花，並成全了孫子曹雪芹的詩意創作？原來《花鏡》早有載，鳳仙花「花形宛如飛鳳，頭翅尾足俱全，故名金鳳。」吃透了《棟亭集》的老作家端木蕻良，不但在自己的長篇小說《曹雪芹》裏，塑造了曹寅心愛的小姨李芸、曹雪芹青梅竹馬的李玥這兩個來自姑蘇織造李煦家，名字含雲與草、玉與月的絕色不幸女子，也以金鳳之名，賦予一位蒙受不白之冤的曹雪芹心愛的丫鬟。那金鳳，不就是鳳仙花麼？它影射的，不就是同樣被王夫人趕出大觀園的曾舒金鳳的晴雯麼？而且周密指出，回族姑娘尤其喜歡用鳳仙花染指甲，作個大膽猜想，「論滿府的姑娘，都沒有她生得好」的晴雯，雖是從小被賣的，卻記得自己有個姑舅兄弟，她是不是出自遭遇變故的回族家庭的美女呢？

著名紅學家鄧雲鄉對電視劇中每個姑娘都染紅指甲，是有自己不同看法的。他說，李漁在《閒情偶寄》中云：「鳳仙，極賤之花，止宜點綴籬落。若云備染指甲之用，則大謬矣。纖纖玉指，妙在無瑕，一染猩紅，便稱俗物。」但社會上世俗的審美觀點多，那時又是改革開放初期，女演員們有機會染紅指甲，興奮還來不及呢？就是幾十年後的今天，美甲業也分外興盛！誰知無瑕才最妙呢？



客居人語

姚 船

南方的海濱城市，每年三月，和暖的氣流帶着海洋的濕潤向北吹來，遇到一股南下的冷空氣，霧氣自然凝結成水珠，形成所謂的「回南天」。潮州人稱為「反春」。此時霉菌滋生，等到豔陽高照，人們會翻箱倒櫃把衣物拿出來暴曬。

我仍未離開故鄉遠行時，住在一座三層洋樓的樓下，自然也深知這種潮濕氣候的影響。那時科技不甚發達，一般百姓沒有抽濕機可用，只能打開窗門多透氣。不過，「回南天」一到，也顯示夏天接踵而來，那暖陽撫人的夏日就在眼前，心裏也充滿憧憬。

聊到往事，我和朋友似乎都像打開記憶的閘門。他話鋒一轉，問道：「還記得你的「南風窗」嗎？」我一時愣住，腦海裏的「滑鼠」迅速轉動，終於翻到了那不經意被

與故鄉的朋友在電話中間聊。

他說，近來天氣忽冷忽熱。溫度回暖時，屋裏牆壁滲出水珠，地面濕漉漉的，伸手就可把空氣「擰」出水來，黏黏的令人很不舒暢。

因為是僑鄉，不少家庭有親人在香港或南洋。血濃於水，他們會寄錢回來扶持家人。而且，政府為鼓勵外匯，匯款還能額外發給僑匯證，憑證按金額多少，可到「華僑商店」購買一定數量的糧油和其他貨品，包括棉布和煙酒茶葉等。

相對而言，僑眷和香港同胞在內地的家屬，因有外來支援，生活寬裕一點，就被人戲稱有「南風窗」。如果某人家有客從香港來，拖着幾個裝得鼓鼓的紅藍白編織袋入內，常會引起鄰里羨慕的眼光。

那時我的家人都在加拿大和香港，因此也被加入到有「南風窗」一群。起初我也不明白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屋子窗門朝南的會冬暖夏涼，比較舒適，倘若朝北，恰好相反，正如潮汕俗話說，「向北厝，寒暑無處去。」

扯到「南風窗」，朋友調侃道：「那時

淡忘的「南風窗」

遺忘的一頁，回道：「記起來了。」

這裏說的「南風窗」，並非真正開在牆上的窗戶，而是那個時代在潮汕地區頗有熱度的流行話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內地物資比較匱乏，食品都是憑票供應，一般民眾工資收入有限，生活緊縮。

因為是僑鄉，不少家庭有親人在香港或南洋。血濃於水，他們會寄錢回來扶持家人。而且，政府為鼓勵外匯，匯款還能額外發給僑匯證，憑證按金額多少，可到「華僑商店」購買一定數量的糧油和其他貨品，包括棉布和煙酒茶葉等。

相對而言，僑眷和香港同胞在內地的家屬，因有外來支援，生活寬裕一點，就被人戲稱有「南風窗」。如果某人家有客從香港來，拖着幾個裝得鼓鼓的紅藍白編織袋入內，常會引起鄰里羨慕的眼光。

那時我的家人都在加拿大和香港，因此也被加入到有「南風窗」一群。起初我也不明白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屋子窗門朝南的會冬暖夏涼，比較舒適，倘若朝北，恰好相反，正如潮汕俗話說，「向北厝，寒暑無處去。」

扯到「南風窗」，朋友調侃道：「那時

候，因為你能買到較好的茶葉，我們常到你那裏喝功夫茶，享受一點「南風」。「是嗎？」大家常來走動聊天，原來也與這有關。他笑說：「其實，現在物資豐富了，更多人手裏有錢，商家還得敲鑼打鼓、大賣廣告來促銷貨品，誰還記得什麼「南風窗」！」

隨着改革開放，憑票限額購物時代早已結束。記得剛廢除各種糧油票證時，他還在信中含幾張舊糧票給我，表達欣喜之情。

他女兒在深圳工作，所以老兩口退休後常去那裏，一住就是一兩個月。我隨口問他：「最近還去女兒家嗎？」他說：「去了，剛回來不久。這次又去了香港，那裏仍很有特色，吸引人。這些年我們去了三次。第一次拚命購物，第二次享受美食，這一次算是真正旅遊，悠閒看景點。」停頓片刻，他又接着說：「從前看香港，遠不可及；現在，來回很方便。而且，還有更多香港人也來深圳購物、度假，享受美食佳饌。那時，誰敢想像今天的景象，兩地互通往來這麼密切。」

我也有點慨嘆，難怪「南風窗」這三個響噹噹的字，漸漸被遺忘了。

惆悵鄉情



▲江南古城一隅。

作者供圖

每次回故鄉，我一頭扎在老街老宅，哪裏都不願去。母親住在老宅幾十年，除了冬天到妹妹那裏避寒，也是老屋以外的地方哪兒都不願意去。人們常說要跳出自己的舒適圈，我倒是覺得老人要回歸自己的舒適圈，寬寬緩緩，悠悠然的，一切按照自己習慣和熟悉的來。我們漂泊半生，也只有回到老家、回到母親身邊，才感到身心安妥。



君子玉言

小 杏

我拍下老台門老橋老河老柳，發在朋友圈，大家都說「這也太美了吧」。我說就是家門口。我拍的時候只是想着，這是老家，這是老媽住的地方，我只想記住這裏的四季二十四時。從末意識到家門口就是別人眼中的風景。但這幾年回去，每回一次，一次比一次惆悵。既渴望又擔憂——盼望見到母親，又心疼母親一年比一年老去；既盼望再見故鄉的小橋流水粉牆煙柳，又擔憂老屋老景會不會一點點消失。我甚至不敢走遠一點，去另外幾處僅存的老街區，我怕「××故里」原汁原味的老味道又變成全新單調的空曠廣場。

台門旁邊原來也是一片老屋，有一池水塘，有曲曲折折四通八達的老弄堂，也有幼兒園學校。人們在池塘洗菜洗衣，在天井裏晾曬筍乾梅菜，在台門口大聲聊天，小販們沿街吆喝着，賣菜、賣甜酒釀、收鵝毛鴨毛甲魚背，農曆新年時還會有巡夜人沿著大街小巷敲鑼提醒「小心火燭」……那時的弄堂，有煙火氣、有市井聲，有熱騰騰的尋常生活，有浸潤在石板縫間的厚厚積澱，王衙弄、假山弄、試弄、船舫弄，碧霞池、文清庭……名字又好聽又充滿故事感。再過去一點也是一大片老街。老樓依河而建，一家接一家的店鋪，主要交易紡織器械。我因對機械類的東西不感興趣，總覺得老街夠美，老樓夠美，可惜擺放的東西不夠詩情畫意，不夠溫婉有趣。但這機械疙瘩不妨礙老街的古樸典雅。老街背後是護城河道，垂柳如霧，隔河相望的是一個很大的菜市場。當年父親退休後回來很喜歡到那個菜市場走

走逛逛。

那時的古城，城外河湖縱橫，小橋密布，阡陌如織，人們在田裏竹園裏勞作，小船像一個小小的逗號在古弄道間搖曳。去外婆家可以乘坐烏篷船、機帆船，在稻田湖塘霧氣飄渺中穿行。那時還沒有高鐵、地鐵，開車從機場過來，一路上會經過無數橋拱，起起伏伏。小賣車，每一個起伏都會嘔吐，但並不哭鬧，只是不停地問「怎麼還沒到外婆家呀？」老城有一股特有的氣息，隔著老遠，閉著眼睛光憑氣息就可以知道老城到了，細雨裏的老弄堂瀰漫著醬魚醬鴨梅乾菜的味道，老屋簷飄散著蜂窩煤燃燒的味道，老外婆常常在蜂窩煤爐上燒著開水，九十多歲時眼力已經不濟，仍能很精準地將開水灌入暖水瓶。這氣息給人印象之深，以至於小寶在北京的老胡同，聞到蜂窩煤味道都會說「我怎麼覺得像外婆家呢」。

那時台門裏住著老鄰居，隔壁錢師伯是從上海工廠退休回來的老工人，還有亮亮一家祖孫三代。亮亮是父親的忘年棋友，少年沙啞著嗓門大聲在閣樓上學唱粵語歌，父親坐在天井裏擺好象棋喊一聲「亮亮！」少年應聲而出，坐在藤椅上扭來扭去與父親下一會兒棋，同學一叫就跑了。後來亮亮家買了樓房搬走了，錢師伯

老兩口也搬走了。隨著「××廣場」的建起，軍分區過去那片老街巷拆了；後來「××故里」建起，有池塘的那一大片老台門也拆了，原來的老房子成了「故里」的停車場，空空蕩蕩。賣紡織機械的一排老樓還在，但也是人去樓空，好在沒有拆。沈河人家就剩下二十三號院、二十四號院、二十五號院，外牆修葺一新，有的改成民宿客棧。連青石板都換了一遍，石板縫間的茅草也隨之輪迴，新綠換了舊草。老屋少了，老城的醬味淡了，市井味煙火氣越來越稀薄了。好在城河的水越來越清，澄澈可見水草。楊柳水杉隨著四季濃密疏淺。幾千年來不變的，或許只有石橋波影，映照過無數來來往往的人們。我們依稀可從老地名，想像這座古城的漫漫史話。老外婆的古鎮，曾因大禹治水遺落草鞋而得名：家門口的老石橋，曾踏過舊時王謝的竹杖芒鞋……

緬懷著故鄉的原味，常常有些「不切實際」的奢望：能不能讓自然回歸她的本真，讓祖宗先物盡量保存原貌。尊重花田春溪自己的想法，按她自己的方式打開。原野就是原野本原，綠水就是綠水本水，繁花就是繁花本花，竹林就是竹林本林。讓那些千百年的原物，以她自己喜歡的樣子，舒展自在。



西湖賞櫻

近日，杭州西湖櫻花迎來盛花期，吸引市民和遊客前來觀賞。

新華社

市井萬象